

# 女·少·不·可·言

*miao bu ke yan*  
所谓人生奇遇，  
便是走到哪里都是你。  
日光吉著。

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妙不可言/日光生著. 北京: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,  
2011.1  
ISBN 978 7 5125 0149 2

I. ①妙… II. ①日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232418号

## 妙不可言

作 者 日光生  
责任编辑 艾迪  
统筹监制 何亚娟  
策划编辑 何亚娟  
特约编辑 龚煜  
美术编辑 徐燕南  
市场推广 张蓉  
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 
经 销 北京国文润华图书销售公司  
印 刷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  
开 本 710 × 1000 16开  
16印张 230千字  
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  
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978-7 5125 0149 2  
定 价 26.80元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 
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9号 邮编: 100013  
总编室: (010) 64270995 传真: (010) 64271499  
销售热线: (010) 64271187 64279032  
传真: (010) 84257656  
E-mail: icpc@95777.sina.net  
<http://www.sinotext.com>

# 目录

# contents

- 第一章 茫茫人海里，好死不死遇见你 / 5
- 第二章 让我感情用事，理智无补于事 / 14
- 第三章 每一次相遇，都是一出匪夷所思的搅局 / 28
- 第四章 所谓人生奇遇，便是走到哪里都是你 / 52
- 第五章 要不是那个清早，我说你好，你说打扰 / 62
- 第六章 谁刚好经过，却带来潮起潮落 / 73
- 第七章 两个有情人相遇，总有一个人先动心 / 83
- 第八章 手心忽然长出纠缠的曲线 / 95

# 目录

# contents

第九章 怕潮起潮落，怕患得患失，怕错了又错 / 110

第十章 傻瓜都一样，都不懂逃过悲伤 / 133

第十一章 有谁曾照顾过我的感受，有谁温柔地吻过我的伤口 / 158


第十二章 你见或者不见我，我就在那里，不悲不喜 / 183

第十三章 最美的不是下雨天，是曾与你躲过雨的屋檐 / 211

第十四章 这世上你最好看，眼神最让我心安 / 225

第十五章 我遇见你是最美丽的意外 / 240

第一章  
茫茫人海里  
好死不死遇见你



[ 1 ]

九条第一次遇见三杯时，她没来得及认识他；九条第二次遇见三杯时，她尚不想认识他；九条第三次遇见三杯时，还以为那是第一次，所谓处女遇。

九条是个外号，得名有个典故，十六岁时，她替突然肠胃反应剧烈的邻居哥哥打了几圈麻将，在众人坚决不信邪的执念下，邪乎了一整个晚上——所谓“新人手壮，连连坐庄”。更加邪乎其邪的是，一整个晚上把把都是自摸九条。从此，对门哥哥和他的朋友见面就叫她九条。后来，她自己的妈妈也总是九条长九条短地招呼着，再后来，家里的大人们都随着她妈昵称她为九条，再再后来，泛滥到认识她的人都叫她九条。叫着叫着，连她自己都险些忘记还有个真名实姓存在，以至于三杯问她你叫什么名字的时候，她想都没想张口就说“我叫九条”。

她在三杯面前自我介绍过很多次，统统叫九条，只一次例外。思想不够复杂的三杯也就遂了她的心愿，压根就没把“九条”当艺名看。

其实九条的大名很好听，一听就知道是个广泛吸纳了长辈们的集体智慧之后诞生的名字，并且怎么看怎么听都像是个大家闺秀，她叫妙言，方妙言。

莫西西说，“妙言”这两个字好得呱呱叫，把你的性质贴在名字里都不带拐个弯的，只可惜取反了。

当然，三杯本来也不应该叫三杯的，他本名叫任晓川。主要都是他自己挑选的遗传基因不够优良，从懂事开始，但凡是喝酒，不论是啤酒、白酒、红酒还是女士香槟，不论是大杯、中杯、小杯还是瓶子盖儿，永远是三杯倒。其实也不是真的倒，就是传说中的精神思想的塌陷，一旦倒下去意识立即模糊，直至无限杯数也都能被硬生生灌下去，只是不再能算做人类，顶多是块肉，挺好看的一块肉，斯斯文文的裹着布的肉。

当三杯第三次遇上九条的时候，成全了九条认知中的第一次邂逅。

那晚他被许文迪拖去参加某个即将结婚的兄弟的告别单身活动，所谓最后的疯狂。开始闹腾之前，他自己在脑海中昂扬地歌唱了一遍《团结就是力量》，但是，吃着吃着喝着喝着，团结就成了摆脱不了的抵抗。

三杯成功地被一群兄弟灌了三杯之后，又被逼着喝了若干杯。他的大脑一早就沦陷，可是“自然的号召”却全不管他那一套，该来的总归要来的，憋急了他也只得晃晃悠悠地独自去了洗手间，完事之后又晃晃悠悠地往回走。那会儿他能看到的東西全是天花乱坠的，他胡乱地冲着一间包厢就推了门进去，进去以后，出于基本的礼仪教养，他凭借本能跟大家一一打了招呼，目标明确却脚下拌蒜地接近了沙发，一头栽了下去，不客气地开始睡觉。

真正把一屋子的人都看傻了眼，不知道这小子是惹了什么样的冤家，遭了哪般的毒手。能被灌成这等程度的家伙该是拥有罄竹难书的人生吧？在一众同情和疑惑里，只有兢兢业业、心无旁骛的九条像一朵大漠奇葩般精神抖擞：“哎，哎，我自摸了，你们看哪呢？快给钱呀！”

她这么大音量的吆喝，所有人立即撇开视线里的醉人开始逐个还魂，也许是九条的声音具有奇效，迷蒙中的任晓川也跟着看了过来，忽然像对歌似的来了一句：“嘿，嘿哟，嘿，这不是九条吗？嘿！”

众人才恍然大悟，敢情人家红脸帅哥不是走错了洞房，醉酒小哥哥是专门来寻仇的。

莫西西瞪着大眼睛问她：“九条，你什么时候做了对不起人家的事了？”

九条的眼睛也不小，瞪起来两眼真是明：“瞎说什么呢，我像是那种拍拍屁股就走的人吗？”

莫西西偏着头认真寻思，直皱眉头：“倒真是不像，看着像是追着别人屁股讨债的主。可是你说，人家好端端的一帅哥，干吗喝成这样来找你啊？”

九条看了看歪在沙发上闭着眼睛的三杯，眼神上上下下地扫荡了好几圈，最终结论是：“这谁啊？本宫不认识啊。”

“啧啧。”莫西西跟着她并肩一起打量，“别说，长得还真不错，醉成这德行还衣冠楚楚着呢，一脸贤良淑德的纯洁模样，比那个谁谁谁好了不知多少倍。”

“谁谁谁啊？”九条瞥了她一眼，又看了看三杯也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，“这谁招来的，你们花钱雇的？小白脸？”

莫西西抓了一把麻将牌就使劲砸她：“你没看出那衬衫什么牌子吗？你没看出那袖扣什么牌子吗？你没看出那块表什么牌子吗？我们三个倒是有那贼心也有那贼胆，可是我们花钱雇得起吗？我们出巷子卖血卖肉都肯定雇不起，就算是你心情不好，我们也不至于为了给你找乐子倾家荡产啊，你自个缺心眼我们可不能跟着一块缺。”

微醺的九条气得鼻孔都要喷火了，小眼神熊熊燃烧：“你这死女人，你出巷子谁敢买你啊？知道我心情不好还一个劲儿拿话挤兑我，你算什么朋友？你什么意思，难不成他是我自己招惹来的？”伸手指着三杯大声嚷嚷，“喂，说你呢，你走错了地儿了你知道吗？”

三杯半眯着眼睛，看着她，又十分应景地叫了一句：“九条别闹了，是我啊。”听着甬提多么舒缓、多么深情款款了。

这下九条真的无可辩白了，大约跳进黄河也不用费劲扑腾了，不如直面惨淡的六月飞霜可行性高，直接说：“你到底是谁？哪凉快哪待着去！”



莫西西一手叉腰，一手指着闺中密友假惺惺地教训着：“你怎么能这样对待帅哥呢？这年头斯文帅哥是多么难得一见的珍稀物种啊，蹲在马路边儿还千年等一回呢，何况你等都没等人家自个儿送上门来了，守株待兔的老农也没有你遇见的这个块头大，都捡了便宜了，怎么还能对人家这么粗暴？小心过了这村没有这店，赶快去套近乎发展一下。”一边说还一边挥手煽动群众，“你们俩说是不是这个理？”

其余两个人早捂着肚子在一旁笑得快要挂了，闻言猛烈地点起头来。

九条一脸的莫名其妙：“没看见他都醉成那样了，你们能消停点吗？别再把歹念当成信仰了，成不？赶紧把人家送回去，说不定他亲妈妈正心急如焚地挨家找他呢。”

徐玉洁最后实在是撑不住了，笑得声音都发不出来了，只剩趴在桌子上颤抖肩膀了。朱宁同志也是一边笑一边抹眼泪，欢实得过分厉害，最后忍不下去了，拉起徐玉洁说：“走吧，咱去找服务生来把迷途王子弄回正道。”她俩一开门，莫西西也嚷着一起去，三个人到了走廊即刻你看我我看你，放肆大笑一通。

笑劲过去后，徐玉洁直埋怨说：“西西，你过分了啊，九条她好歹是个失恋的人，又喝得有点多，你别老呛着她。”

莫西西白了她一眼：“九条那个缺心少肺的你还不了解她吗？她跟那男的认识了统共没三天，感情能有多深厚？她那不是失恋，说穿了就是把人家气走了然后找咱出来玩的。”边说边大大咧咧地拍朱宁的背，“你这从哪里找来的？真挺帅，还有气质，进场效果也好，装醉，哈哈，装得还挺像。”

“不是你找的？”朱宁紧着眨眼睛，一脸的莫名其妙，“你不是撺掇给九条介绍你道听途说来的那个新新人类吗？莫非不是？”

莫西西一摊手：“当然不是，我说的那个麻醉师他今天有事来不了，而且那人我见过，不是里面那个啊。”

两个人再看向徐玉洁，同样是摆手：“这事不是我干的，你们不是嫌弃

教师男吗？别的我又不认识。”

至此，仨人全无语凝噎了，这下是确实摸不着头脑，里面那人哪来的？别是真的喝醉闯进来的吧？再让同样醉里寻欢地九条把人家给调戏了，那笑话就闹大了。思维严谨的莫西西歪着脑袋大发疑惑：“不是你找的，也不是你找的，那他是怎么认识九条的？”

| 2 |

三个小姐妹在走廊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，九条那边的情况是这样的——她搬了把椅子坐在三杯对面，使劲把他摇起来质问：“你谁啊？”

三杯反问：“你谁啊？”

九条用尽全身力气，狠狠地踢了他小腿一脚：“不带你这样翻脸不认人的，刚才叫得好像我是你落跑媳妇似的，一转眼不认识我了，你缺不缺德啊？”

因为疼三杯往回缩了缩腿，眯着眼睛，一脸的不高兴：“你谁啊，说话怎么那么冲？”

九条梗着脖子撅着嘴：“我就是九条。我还纳闷你怎么知道我的呢。”

三杯仍然眯着眼睛，大灰狼变白眼狼：“九条？现在流行这样的名字？现在的小姐太没有职业道德了，九条这算什么名字。我还叫发财呢！”

九条气运丹田，用最恶毒的眼神瞥了他一眼：“九条怎么不好听了，不好听你还……还叫得那么带劲？”又一想，不对，刚才那句话的关键在于……谁是小姐了？你喝醉了跑到姑奶奶地盘上撒欢，居然还敢嫌九条不好听！不过小模样长得倒不赖，浓眉大眼鼻梁挺拔个头也不矮，于是二劲儿上来，装酸逗他：“什么小姐啊！我是你老婆！”

三杯彻底吓了一跳，一激灵眼睛终于睁开了，瞪得老么大：“我老婆？从哪冒出来的？”

“喏。”九条转着眼珠跺了两脚说，“地底下。”



三杯乐了：“老婆你可真有本事。”

九条不乐了，赶紧让这智障小子从哪来回哪去：“本事有个屁用，又不是真能上天入地。”冲着他小腿又踹了一脚，“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有手机吗？”

“我老婆不知道我叫什么？你这老婆怎么当的？”三杯完全入戏，伸手去捏她微酡的脸蛋，“改天休了你，爷叫三杯，记住了啊。”

莫西西三个人正贴在门口可着劲儿偷听呢，许文迪从她们背后走过来，语气特诚恳：“打扰一下。”

莫西西满脸的不爽：谁这么找抽，都知道是打扰了还凑过来干吗？等她回过头看到许文迪那张可圈可点的俊容后，一个劲地在心里暗自庆幸那句埋怨话没有说出口是多么的明智，甭管是美女还是丑女，在帅哥面前焕发淑女风采是与生俱来的本能。于是，她温柔地回望，温柔地启唇：“先生，什么事？”

可怜了一旁的两个姑娘，朱宁在心里都要笑抽风了，徐玉洁使劲地掐着她的胳膊也是摇晃得厉害非常。

许文迪哪里会知道她们内心的波澜，认真地比划了一下：“你们看见一个大约一米八左右，穿着蓝色条格衬衫，有点醉醺醺的男人了吗？”

莫西西和朱宁对视了一下，也是认真极了：“可能看见了，是不是穿D & G的衬衫，别着GUCCI的领扣？并且不止是有一点醉醺醺吧？”

女人对名牌总是比对男人还敏感。许文迪笑了：“可能就是他，你们是在哪里看见的？”

莫西西温婉一笑，抬手指了指：“就这里面。”

包厢门被推开，一朝透了走道光，莫西西就开始后悔了，悔得肠子都青了又紫。她明显看到许文迪的眼神停在麻将桌上时闪烁着的“原来如此”。他大概以为她们是一窝吃饱了没事干的少妇，以为她们在华庭包厢打麻将只为

了消遣时光。这倒也罢了，关键是现场还一片狼藉，横七竖八地躺着易拉罐，硬从KTV抢来的响铃，还有她之前抄家伙砸九条弄得满桌满地的麻将牌。而倒在那里的三杯十足雇来受辱的小白脸样子。

莫西西愣了半晌从嘴里挤出两个字：“国粹。”

许文迪大约也觉得自己的眼神过于冒犯了，笑得礼貌而谦逊，重复了一遍：“哦，是国粹。”

俩人礼尚往来之后齐齐望向歪在沙发里的三杯，以及坐在三杯对面怒发冲冠的九条。许文迪走过去像妈妈哄孩子回家一般：“小三，咱该走了。”

一脸严肃的三杯正和九条噼里啪啦地通着交流电，忽然抬头看见了他，立即眉飞色舞起来：“小迪迪，你来了？”

正处在对战状态的九条“扑哧”就笑了出来，也抬头看着许文迪，对方一脸生生憋回去的苦涩笑容。

小弟弟，挺帅一男人怎么叫那么齜齜的名字？九条不由好奇这个外号后面究竟有个什么样的辛酸故事。她虽然没说出来，但是许文迪已然理解了她的想法，寤意顿生，急忙伸手去拉三杯的胳膊打算把他带走再好好收拾。

可是三杯根本就不起来，还指着九条好声好气地说话：“不对，你占我便宜了。”压根就不像撒酒疯，怎么看怎么听都是一谦谦君子，表情温润，语气柔和，他说“你占我便宜”，跟说“女士优先”一样，不论色相还是语调都十分儒雅动人，只是内容上稍嫌不堪。

莫西西的一颗色女心一下子就偏袒了过去，她不知道九条究竟对人家做了什么，但是她知道，九条一旦没心没肺起来是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的，更何况她今天在失恋的名义下喝了那么多的酒，赶紧上去拉扯住正要发飙的九条：“这是干什么呢？”

许文迪也是了解三杯的，他知道三杯从来不是个善茬儿，看起来一身温谦，实则满肚子坏水，人家美女都被他气得要爆发了，他还在这给人家栽赃呢，也第一时间扯住三杯：“你撒什么酒疯。”

九条指着三杯抱怨得双目含血，义愤填膺：“我干吗？你问他，他一口一个‘老婆’的叫着，究竟是谁占谁便宜啊？”

莫西西紧着眉头，又打量了一遍三杯，觉得此人斯文得紧，看不出竟是如此道貌岸然，立即回归了原始战线：“九条别气了，他一个醉鬼你犯不着跟他生气。”

许文迪虽然知道喝醉了的三杯杀伤力大到人人得而诛之的地步，可是乱认老婆的事情一时半会还是干不出来的，只因他没那个思维基础，连忙解释：“也许你听错了，他这个人平时挺正常的。”

九条还没反应呢，莫西西先不干了：“你什么意思！什么叫挺正常？看上我家九条就是不正常的行为了？”

许文迪和莫西西就像是两位家长在教育打架的孩子，一面数落着自家孩子的不是，一面不肯吃亏地护着筷子。

然，许文迪终于知道什么是越描越黑，终于知道什么是女人不讲理的敏锐。所幸他保持了一贯礼貌的作风，表现出了十分的儒雅风度，谦逊地笑了笑：“对不起，我口不择言了。”说着架起三杯就往外拖，心里咬牙切齿地想着：你小子可真不是东西啊。

然而嫌命长的三杯到了门口还不忘回眸挑衅：“九条，我说九条，沙发上有好多硬币，你走的时候可别忘了收。”许文迪也好奇地回头补了一眼，之前没注意，果然，不止是满屋子的麻将牌、易拉罐，还有满屋子的一元硬币，闪闪发着邪恶的亮光。

莫西西“啪”的就把门给踢上了，丢人啊，太丢人了，丢人丢到外婆桥了。九条这死丫头心情一不好就找人陪她打麻将，也不打大的，就喜欢打一块钱，还一定得是硬币。她自己坚持说是拿在手上有种筹码的感觉，手感职业才能勾引出强大内力。她们每次开牌局之前九条都负责去饭店前台换硬币，搞得跟去打大型游戏机似的，台词也照搬，伸手过去“老板，来两百块钱的币”，简直一点形象都不顾。

许文迪把三杯架走后，朱宁想起来问：“九条，你把人家怎么着了？”

九条稀松平常地说：“他叫我老婆我还不得把便宜占回来吗？”

朱宁追问：“我就知道你怎么会是吃亏的人，说说看你都怎么占回来的？”


九条十分严肃地摊开手：“我让他叫我大爷。他叫三杯，我叫九条，三六九，三是孙子，九是大爷。你们说，我没犯逻辑错误吧？”

莫西西到底忍不住了，笑得直撒欢：“九条，能认识你我简直三生有幸，那么复杂的逻辑错误都能让你给琢磨出来。”

九条也笑得花枝乱颤，一只胳膊甩过去搭在莫西西的肩膀上：“得了吧，你一准在心里难过呢，就你那花痴模样，一准对‘小弟弟’同志怦然心动了吧？一准在心里追悔莫及了吧？一准觉得我影响你温顺又贤惠的淑女形象了吧？”

“哎，离我远点，你满嘴酒味。”莫西西收敛了笑容，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，态度端正极了，“小三和‘小弟弟’养眼还行，可是跟咱们不对路，咱是正经人家的大姑娘啊，咱不包二爷和正太！”





第二章  
让我感情用事，  
理智无补于事

| 1 |

隔天九条应邀去参加许学姐的婚礼。在学校的时候，许学姐曾无微不至地照顾过她，关心几乎是面面俱到的，从刚入学时请她吃冰棍到保研时帮她打通八方人脉，在她伤心欲绝的夜晚伸出过友爱之手，甚至手上过剩的追随者也大方地转让过一两个，好心当前，质量自然另当别论。

九条打小就是知恩图报的好苗苗，眼瞅着学姐大婚，无论心境如何悲痛欲绝也得是喜气洋洋地来，无论处境如何落魄也得是大红包高高挂。九条还没有毕业，是一枚挂着在读博士的牌子宅到地老天荒的主，助教的工资零得让人发指，她又不追求上进，除了父母的赞助没有固定的大规模收入。

九条到场的时候，新娘子刚好被接来，白色的婚纱，红色的小高跟，身材好得简直让魔鬼嫉妒，笑起来甜甜两个酒窝，垂眸顾盼，眼波流转。九条看得两眼发直：魏学长怎么那么好命，娶了个这么漂亮的媳妇，关键是还对他死心塌地。众人簇拥着新郎、新娘往大堂里走，九条时而选择性愚钝，她一向掌握不好人群中立足的要领，今儿她穿着三寸小高跟，没人碰还站不稳呢，人潮一拥，她就更加摇摇欲坠。要倒不倒时，也没往好地方摔，直接扑

到一男人怀里了。

那男人扶住她，特别绅士地冲她展露笑颜：“你没事儿吧？”

没良心的九条冷静地想着：除非你是株仙人掌摸不得碰不得，否则我能有什么事？她最不待见男人动辄以为自己是万人迷的生物，逮谁冲谁笑，好像随时随地发情似的。九条不是普通女子，其实应该说不是正常女人，她觉得男人处处绅士，处处温和就等同于处处留情、处处作奸犯科，统统归入禽兽类，统统该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犯桃花。她直起身子，拍了拍胳膊，面冷心硬地说：“我很好，谢谢。”

自作多情男突然双目放光，定睛看着她，寻见多开心的事儿了一样：“真巧，这不是九条小姐吗？”

“你是？”九条仔细辨认，“小弟弟？”

装绅士装惯了的许文迪表情停滞片刻，惯性使然地伸手到她面前，依旧友好：“许文迪。”

九条觉得这名字特别耳熟，把手伸过去象征性地握了握：“叫我九条就行。”

许文迪眨眨眼睛，开玩笑说：“道上的都这么称呼？”

九条也不是开不起玩笑的人，认真地点了点头：“当然，带头大哥给取的嘛。”

许文迪面上礼貌地回了一笑，心里评价着：看着这女人一副娇花照水的样子，可怎么会有如此正统的二百五气质呢？他指指远处说：“小三他也来了，在那边呢。”

九条忘性比记性好多了，尤其在记人名方面，瞪着眼睛纳闷：“小三是谁？”这世界变化真快，咱俩没多熟，光天化日之下还能蹦出个三儿来呢？要是让莫西西听见了准免不了一顿严刑拷问。

“就是前天喝醉走错到你们包厢的那个。”许文迪又补充说，“那天你也有点醉，恐怕没记清楚。”

九条应声敷衍着：“哦，哦，大概有印象了。”





许文迪不好意思地笑起来：“那天真是我不好，我没想到他会醉得那么离谱，后来我把他送回家他还一路都叫着‘老婆’‘老婆’呢，要是真被他老婆听见了得多感动啊。”

人偶尔会在有口无心之间犯下遗害万年的错误来，譬如此时此刻浑然不觉的许文迪。而此时此刻的九条也全然无知，只是觉得“小弟弟”这人挺好，就是话忒多了点。

落座以后，作为半大龄女青年的九条环顾了一下四周，不经意往许文迪的那桌瞄了一眼，果然在精英群中看到了三杯。他穿着浅灰的西装配着粉紫色的领带，明明人人都放浪形骸，可是三杯显得有些与众不同，远远望过去跟景观似的，清俊非常。九条不无遗憾地摇了摇头，白白浪费了一副好皮囊，看着年纪轻轻的居然是个有媳妇儿的主。

[ 2 ]

酒席行进到一半时，新娘去换第二套衣服，她专门走过来拉着九条一起去了休息室，九条眨巴着眼睛一脸春心荡漾：“学姐，你今天实在是太好看了。”

许文茜正在补妆，还没来得及谦虚，有个人推门进来，听见九条的台词，接茬说：“是漂亮，跟天使似的。”

九条扭头一看居然是认识的人，便又补了一句：“比天使还好看，至少是天使长。”

许文茜笑起来，弯腰捧了捧她的脸，转身去捉许文迪，笑容满面：“快来认识一下，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妙言，方妙言。这是我弟弟许文迪。”

九条恍然想明白过来，怪不得觉得许文迪听着耳熟呢，原来和许文茜本是同根生，一颗戒备的心即刻软将下去。和许文迪头一次在如此正式的场合